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武夷新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一百七十

集部

武夷新集卷十五

宋 楊億 撰

表狀四 二十首

代集賢寇相公謝賜生辰禮物表

 臣某言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慈差臣弟大理寺丞雍押
賜生辰禮物者澤降慶霄光生陋巷寵榮叢集喜懼交
并臣某中謝伏念臣望實非優智能無取幸承人乏獲
代天工莫裨黃屋之憂勤空掇素飡之謗議內惟尸曠

方積兢憂敢謂尊號皇帝陛下玄造曲成皇明下濟特
於生日曲記宸慈分織室之縑繒輟尚方之器玩內閑
駟駿示康侯錫馬之恩御府織華表漢后解衣之惠需
殊私於鼎席動榮觀於蝸廬仍令同氣之親肅奉自天
之命內循固陋無補休明睿渥便蕃曷勝於乃眷愚衷
跼蹐徒切於若驚唯傾夙夜之誠仰荅乾坤之施

景德二年上尊號第一表

文武百寮南郊大禮使具銜臣畢士安等與內外馬步

諸軍將校僧道耆壽等謹齋戒祗慄詣東上閤門再拜稽首上言曰臣等聞道也者以玄虛為體本於無為天也者以覆燾為功歸於不宰然而尊居四大強著希夷之稱廣設九名用顯高明之德繇是首出庶物大庇羣生宅妙有於自然不忘乎日損垂光明而下濟姑務於益謙稽載籍之前文見哲王之取法舉三五沿襲之典率循舊章順億兆愛戴之誠聿建大號歷代而下何莫由斯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恭已承祧握圖纂

極順考古道不闔大猷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體乾
乾之德以臨御庶邦昧旦視朝齋居決事化敷有截澤
浸含靈九叙惟歌上無秕政百工咸乂下絕素餐頌聲
洽於中和氓俗躋乎仁壽至於訪求逸禮祖述微言詢
善對於三雍集遺編於七略發號出令郁郁文章擢雋
登賢彬彬儒雅天章潤於金石聖藻爛於星辰此陛下
睿文之冠三古也若乃神化無方廟謀決勝講兵符而
討軍志謹戎備而擇將材北落訓師貔貅賈勇靈臺偃

伯金革銷聲多壘以之砥平皇威震於區外此陛下神
武之包七德也其於識窮玄象學總儒宗三傑知臣千
里料敵比上聖之安自天縱也智燭幽隱信達飛潛淵
魚洞微篋書辯謗此至明之德又日新也至乃肝旻焦
勞茂育羣品隱悼伏念欽恤常刑比聖人之仁為萬方
之所戴又如宗祊孝饗祗事惟寅園寢時思追懷罔極
此天子之孝固百王之未聞蓋以崇建徽稱光昭駿命
鏤金版以刊玉牒誕擁鴻休設皇邸而陟紫壇荐膺玄

貺況今高穹佑德列緯儲祥北塞通歡西戎即叙條風
塊雨克成大有之年璧月珠星無爽太初之厯靈符顯
發純錫荐臻此不曰應乾乎至如觀妙環中研幾繫表
欽崇教父蹈厲玄關順拜崆峒幾勤軒駕垂裳黃屋無
累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六龍時乘而在御此不曰尊
道乎臣等上稽元命之符俯聽輿人之誦持螯側管輅
窺測於高深削牘封章敢形容於盛美不勝大願謹上
尊號曰崇文廣武應乾尊道聖明仁孝皇帝伏望陛下

順玄穹之眷命納中外之勤誠以天正上元之辰仲冬
正南之節畢嚴禋之禮覃大賚之恩端拱穆清昭受典
冊九賓在列庶覩於盛儀三靈交歡用錫於蕃祉豈惟
臣等幸甚實亦天下幸甚

代資政王侍郎謝降詔獎諭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所進鹵簿記三卷特降詔書獎
諭仍付史館者肅恭祀典聿修郊報之儀恪謹官常虔
舉司存之職方虞淺陋忽辱褒揚仰戴恩私伏增榮懼

臣某中謝竊以二帝之德由稽古以著稱三代已還以失官而為懼蓋籩豆之事各有於典司亦方策之文率循於故實是存彝訓昭著格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臨御寰區憲章古昔疇咨好問盱眙忘勞講禮納書闕遺咸秩爰以迎長之節虔修肆類之儀拜泰時之神光盛甘泉之法從清蹕以出備千乘萬騎之容助祭而來竭四海九州之力制度大備純嘏荐臻臣著位深嚴親逢旦暮掌西京之鹵簿獲奉屬車之塵閤東觀之圖書幸

覲羽陵之簡輒思採撫以助討論爰因清宴之餘遽贖
紫宸之聽敢謂陛下特紉玄覽濬發德音恕博物之非
工嘉守官之靡怠八行獎飾備形芝檢之文四部編聯
許預芸籤之末荷鴻私而彌厚顧懵學以知榮內省微
軀曷酬殊造臣無任云云

代中書相公讓恩命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九日麻制伏蒙聖恩授臣行中書
侍郎兼工部尚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餘如故者紫壇備物方畢於嚴禋
黃閣何功首膺於茂寵仰荷便蕃之澤彌增跼蹐之懷
臣某中謝竊以太微西掖中書乃列於右曹文昌六卿
冬官是稱於起部典章所紀名器甚崇自匪當仁即為
虛授如臣者材惟瑣陋譽媿英髦幸偶休辰謬階貴仕
由先朝之振拔叅近列之論思俄陪貳於宰司實預聞
於國政莫著沃心之効深懷濡翼之差伏自尊號皇帝
陛下纂紹丕圖誕敷駿命而臣外守藩翰虔奉詔條方

入覲於天庭即權臨於京邑荐委計司之劇務亟遷省
闈之崇資徒受寵之若驚固涖官之無狀俄膺明命驟
正中樞當求治之辰但有素飡之謂屬事邊之際曾無
前筭之籌乃至扈清蹕以時巡奉翠華而飲至莫裨睿
算允謂具臣既避位之不容益妨賢而為懼今者三垂
徹警克臻下武之期萬國駿奔爰畢肇禋之禮大賚載
周於寓縣鴻私首及於台衡進秩紫垣兼榮於題劔益
封采地增數於爰田仰睿哲之眷懷蓋寵私之繁緝微

周器之訓既深戒於滿盈攷宋鼎之銘固不遑於俯俚
須傾丹款上叩宸慈伏望陛下察以至誠矜其非據追
寢前詔式示至公如此即實典無私允洽大中之道人
言可畏免騰不稱之譏干犯宸嚴期於得請

第二表

臣某言臣伏蒙恩制尋拜讓章罄述丹誠願迴玄鑒猥
降封泥之詔備形出綽之言曾未賜於允俞實不遑於
啓處臣某中謝竊以受爵不讓前典之深譏為官擇人

哲王之丕訓矧西臺禁掖文昌法宮侍從穆清贊絲綸
之密命詳評政典居喉舌之要司自非時髦曷允公議
如臣者謬塵鼎席莫代天工之仲山補職之勞昧商說
綏民之略固弼諧之無取已爵位之踰涯恭惟尊號皇
帝陛下祇率舊章躬修嚴祀合祭天地荷純錫之無疆
大賚寰區敷至仁於有截乃舉策勲之典聿先執政之
臣名數崇高既踰於列辟寵光渥縉並集於微軀捫心
但極於怔忡聞命宜勝於隕越叩帝闈而瀝懇期寢鴻

恩捧尺詔之飛文未俞素志終莫安於方寸須再黷於
九重伏望陛下濬發宸慈曲迴殊造特軫蓋高之聽俯
矜難奪之誠申飭有司追還成命如此即鄉校之議稍
息於羣言公朝之恩更無於虛極臣之愚慊實在於斯
干冒冕旒期於得請臣無任云云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餘如故者吉土薦誠式修於大祭公朝錫命首及
於中樞自蒙加等之恩再瀝由衷之懇猥奉明詔莫允
虔祈仍俾斷於來章豈敢煩於睿聽祇荷光寵伏切憂
兢臣其中謝伏念臣學術空疎器能鄙陋爰自策名委
質獲逢下武之期陳力効官併集非常之遇自先朝之
獎擢奉清宴之吁俞叅萬機宥密之謀佐三事弼諧之
任運籌帷幄莫著於嘉猷充位巖廊頗慙於輿誦爰偶
繼明之運外分求瘼之權肅奉教條恪守官次暨入趨

於文陞方就列於周行之趙張之政能遽釐京邑無研
桑之心慮仍總計司方懷曠職之憂忽荷登庸之拜當
黃屋焦勞之際乃林胡倣擾之辰杼軸其空曾昧富人
之略金革未息莫知決勝之方塵鼎鼐之司但媿挈瓶
之智叅棟梁之任誠非構厦之材逮茲承平並繫睿算
顧備員於衡軸實負媿於朝晡今者禮行於郊爰備物
以報本飲至于寢方舍爵以策勲乃眷輔臣首覃茂渥
正內史西臺之秩兼冬卿常伯之崇仍進戶封特優寵

數人言可畏薦陳固讓之誠天聽彌高莫寢已成之命
此蓋尊號皇帝陛下荷純嘏之錫茂集於神休覃渙汗
之恩過優於宰執靡責將明之効用伸毗倚之私敢不
勵翼丹衷服膺前訓罄一心而率職副萬乘之虛懷誓
竭顓愚少裨恩獎臣無任云云

代資政侍郎讓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尚書兵部侍郎充資政
殿大學士餘如故者殊常之命忽降於重霄非據之憂

若臨於冰谷既不遑於肺腑須上黷於高明臣某中謝
竊以秘殿宏開皇墳允集是資旰昃式奉論思矧著位
禁庭特異深嚴之選列名儒學蓋延鴻碩之流至於司
會分曹文昌取象職守斯辯實重於夏官等威肇分最
隆於天秩自非望高朝右識洞化源薦荷寵私必駭羣
聽如臣者時名素薄人地非優本以諸生僅取太常之
第俄由下位特承明主之知乃至度越等夷典司訓誥
未踰期歲入踐禁林方塵鰲島之資深冒鵜梁之刺遽

叅勦於大政獲陪貳於中樞智類挈鉞惟虞於覆餗任
當補袞莫効於彌綸已屢章於炎涼但內慙於尸素遂
瀝由衷之懇罔辭再黷之慙本期退就班行寅奉朝請
陛下特隆宸眷彌厚鴻私增秩秋曹兼榮月殿恩私渥
綽禮遇便蕃而臣日踐赤墀之塗齊莊假寐時奉清閒
之宴肅穆承顏遂拱極之私心荷自天之殊顧豈於表
著之際輒以名級為心比欲虔露至誠願從外任冀奉
惟良之寄少分求瘼之憂尋屬祗事於禋燔謬獲典司

於法從又總修書之任方專汗簡之功肅奉聖謨未申
愚慊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過優命數特霑恩光建
書殿之大名表儒林之殊事進五兵之崇秩茂三錫之
徽章漢詔俯臨備形於褒飾堯心下燭曲示於眷懷而
臣自揣庸虛素守涯分豈於非次更敢貪榮竊考簡編
遐詢典故唐朝宰府嘗辭去於崇名晉國賢卿亦見褒
於能讓名器無假蓋史筆之攸稱俯僂益恭固鼎銘之
斯在敢因前訓罄叙丹誠伏望陛下垂天地覆載之仁

察冰壑戰兢之懇特頒睿旨追寢命書所冀人之多言
免罹於公議物禁太甚靡速於身災臣之寸心實在於
此

代叅政馮侍郎讓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尚書兵部侍郎依前叅
知政事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餘如故者如綸之命忽降於雲霄若厲之誠乍臨於淵
谷省循斯極啓處無從臣某中謝竊以萬機所總實在

於中樞六職肇分並隆於司會名器斯重表著甚崇苟
翊亮之無聞何以膺加等之命或望實之非允即必騰
虛授之譏如臣者早肩褒博之流濫登茂異之選學非
足用才不逮人徒以遭值休期階緣寵遇掌烏臺之錯
雜莫振頽綱奉丹地之論思無裨清問俄叅司於樞務
旋貳秩於台衡屬邊侯之未寧當旰朝之求理挈餅之
智奚補於大猷蟠木之姿空尸於重位荷天地含容之
造勵夙宵勤瘁之誠竊祿妨賢顧炎涼之屢改悉心舉

職諒塵露以何施蓋內省之不遑豈貪榮之是冀今者
命書薦降允澤光臨曲示褒揚更加崇進文昌七兵之
秩式峻官聯井田五等之封彌優爵品是謂便蕃之澤
併臻固陋之軀得不自揣丹衷側聆輿議滿盈之懼既
佩服於前言俯僂之誠宜景行於先哲須臾睿聽希寢
明恩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深念愚誠曲迴玄造寬其罪
戾惠以始終特詔有司俾停茂渥如此即陟明之典允
洽於至公非據之危少安於方寸懇到之至隕越於茲

代叅政馮侍郎謝表

臣某言近奉明恩薦加茂渥尋奉章而固讓辱優詔之
下臨備詢宸慈靡收成命仰高穹而跼蹐俯深谷以凌
兢祇荷寵靈豈任榮感臣某中謝伏念臣學慙稽古才
謝適時無丘園耿介之姿濫鄉里賢能之選自策名於
仕籍謬接武於朝倫就列七人曾乏諍臣之譽頒條萬
里幾聞循吏之稱慶屬重熙恩隆慎柬由郎曹而振跡
預憲署之提綱未踰期歲之間更踐中樞之地掌銓衡

之品藻莫叙九流奉清宴之論思無裨三接便參機務莫
濟於憂勤俄貳台司愈慙於尸曠雖復罄寸長而自斃
展四體以從公在砥礪以空勤實彌綸之無狀顧星霜
之屢改蓋塵露之未伸薦膺加等之文深黷大中之訓
今者夏官掌武驟進於崇資井賦真封更隆於異數以
無功而受賞諒有識以騰嗤徒堅難奪之誠莫寢已行
之詔當漢宣責實之際頗玷於至公念周任陳力之言
益驚於非據雖僂俛而受命固隕越以交懷此蓋伏蒙

尊號皇帝陛下道極包荒仁非求備特恕妨賢之咎彌
敦注意之私敢不警策疲駑揣摩鉛鈍盡瘁事國勵夙
夜匪懈之誠竭節當官佐天地財成之化庶傾勤拙少
答高明云云

代刑部寇相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行刑部尚書仍改賜推誠
保德翊戴功臣散官勲封如故者久玷中樞無裨大政
合拘司敗以正常刑猥頒芝檢之文止罷鼎司之任仍

進周官之秩尚塵漢陛之班荷玄造之曲成乃具臣之
深幸臣某中謝伏念臣識非經遠才不逮人徒以稟訓
日嚴克傳於素業薦名秋賦偶中於懸科旋忝朝倫遽
升諫署勵諍臣之節嘗慕於前修結明主之知誓由於
直道乏先容之為助唯孤立以自持先皇帝察其無隱
之誠矜以敢言之節擢居上位俾直禁庭未逾再歲之
間叅掌萬機之務洎出臨於表海復入贊於持衡雖無
開物之才粗有報君之績微力敢怠於罄竭當官恥効

於依違庶堅盡瘁之心少荅非常之遇詎能致遠但荷
包荒尋罷秩於台司更分憂於侯閫式處長人之任薦
逢嗣統之初假守盟津改轅馮翊乃至岐陽重鎮秦甸
輿區亟換圭符莫布周南之化屢更星琯敢忘魏闕之
心數年前入覲聖顏虔遵寶位俄寵遷於省闈且權涖
於神州曲荷保全獲逃曠敗旋以主計之任適有更張
慎簡之難俾之總領屬邊烽之尚警惟軍實之甚繁當
旰食之疇咨固治財之無狀方慙忝冒莫副倚毗敢謂

尊號皇帝陛下獨出宸衷力排輿議擢升公輔同掌大
鈞俯俸叨榮凌兢奉職荷兩朝之殊遇但思報於國恩
處列辟之具瞻頗不遑於官次矧乃遠夷懷德殊俗歸
仁聖政日躋睿謀天縱萬務尚煩於聽斷三時或軫於
憂勞所宜引咎以退身豈合包羞而竊祿竭駑駘之力
亦奚補於大猷罄夙夜之誠諒莫資於至化但滿盈而
是懼實顛覆以為憂敢謂陛下矜隆屨之微深憐於舊
物念挈餅之鄙終乏於遠圖垂覆載之深仁需生成之

大惠俯全薄質特解重權矧又進常伯之顯官易功臣之懿號贊書錫命表一人終始之私束帶趨朝處三品崇高之秩省循知幸隕越無從顧惟草木之餘生曷報乾坤之再造

代宰相賀瑞星表

臣某等言伏覩司天臺翰林天文院奏先於今月二日夜初更東南方瞻望見一大星其色黃出自庫星東騎官星西漸漸光明測在氏宿三度屬鄭之分野在壽星

之次自來不住側候其星轉更潤澤遂檢尋歷代諸家
占書其所見之星是周伯之星按天文錄古今通占乙
巳占等云周伯星者是瑞星也又曰德星其色黃煌煌
然所見之國大昌又按太一占云王者制禮作樂內外
咸得其宜四方之事而無畜滯君上壽考國運大昌則
周伯星出者上玄垂象下土式瞻克彰有爛之文用薦
無疆之祉光昭景貺允集休徵臣某等中謝竊以三辰
炳靈一人取法雖高明之在上其聽孔卑謂玄遠之難

知厥應如響至乃連珠合朔半月騰輝聚賢人於潁川
瞻壽星於南極仲尼所述雖曰觀乎天文叔向有言蓋
亦在於君德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膺圖御極恭已臨軒
對越穹昊焦勞旰食居域中之大率天下以仁視民如
傷每軫納隍之慮以賢為寶屢光仄席之求至乃純孝
邁於百王神武加於四海啓和戎之利于以息兵寬議
獄之科因之去殺體伯陽之慈儉廣帝舜之聰明斟酌
化源聿遵於古訓講求政典克致於時雍勵明察之誠

昭事上帝茂謙光之德大庇生民故得列緯儲休高穹
凝命星躔發耀天瑞薦臻侶陰月以東升順渾天而右
轉掩白榆而絢綵邇黃道以流輝觀象靈臺克舉義和
之職披文冊府備存金石之經實希世之嘉祥非有道
而不見而陛下恭默為念戒懼居懷頗冲抑於乾符未
發明於玄貺而司天謹業宣夜垂文百代所傳萬物皆
覩驗疾徐之度諒歷正以難窮祝壽考之禎蓋封人而
為比固以藹休光於簡牒介景福於邦家揜載籍之五

靈祚皇圖於萬葉臣等幸塵著位偶獲昌期奉太史之
奏章識公朝之大慶仰覲非常之事共傾率舞之心伏
望宣付史官書之簡策庶昭純錫垂示方來臣等云云
代宰相賀太陽不虧表

臣某等言伏覲司天監翰林天文院今月一日太陽當
虧日五更五點後西南方起蒼黑雲良久徧天露暗至
辰時不見虧蝕與不蝕同者玄德升聞靈符顯發三辰
式叙萬國仰瞻凡在照臨咸增慶抃臣某等中謝竊以

薄蝕之數蓋天象之常文推步而知由日官之謹職苟

雲物蔽虧而表異乃乾坤眷祐以儲祥伏惟尊號皇帝
陛下奉若元符誕膺駿命用憂勤而致治體慈儉以化
人先而不違實道侔於洪覆寬以御衆遂澤浸於羣生
聿臻下武之期光啓同文之運而萬方有過必形罪已
之言九叙惟歌猶切無災之懼近者厯官以告辰象或
虧逮陰生慝作之辰無伐鼓用幣之事而陛下齊莊寅
畏端委勞謙對越穹旻疇咨旰昃朱絲營社博訪於舊

章紫宸罷朝特申於明詔果至誠之昭格致玄感以冥符油然作雲纔膚寸而自合吐者外壤諒側管以難窺允謂休徵式昭景貺臣等幸塵近列獲覩殊祥歡抃之誠倍越常品伏望宣付史氏書之簡編傳示方來用光冊府臣等云云

百官請舉樂第一表

臣某等言臣等竊以天子之廣孝也刑四海而加百姓先王之作樂也薦上帝而諧神人是以順變從宜之規

著于經禮不為將壞之歎播於前聞斯乃邦國之大猷
方策之不訓抑而未舉闕孰甚焉臣某等中謝伏以尊
號皇帝陛下濬哲丕承淳熙累洽達聰明而求治體慈
儉以愛人敦奉先思孝之心得事親盡禮之道恭自災
纏長樂痛結紫宸勉遵易月之文益厚因心之戚乃至
克終園寢升祔宗祧蒸嘗之薦享聿修公私之情禮俱
畢有位之士伏閭上言深引唐漢之舊規願舉咸英之
備樂而陛下屢頒明詔誓守通喪屬六飛展義之有期

且羣臣叫閭而彌切聊鼓吹之振作以壯戎容逮旅愷
之班旋復停雅奏俄屬就陽報本備物告虔必六變之
同和乃三靈而昭格允茲抗疏盖示從權但致恭於神
祇固不施於享宴彝章垂世雖載籍之具存至性格天
非公議之能奪聿遵服紀以及禪除今者燧火屢遷祥
琴在御三年之制不可以踰九奏之音無容久廢伏望
陛下光昭前訓申飭有司詔后夔以守官俾師乙之肆
業使周雅各得其所虞韶無相奪倫誕揚盡善之稱聿

致來儀之瑞豈惟臣等幸甚實亦天下幸甚

代宰相謝賜御札許士庶遊宴及休假放朝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十一日御札許士庶任便宴樂及
賜內外百司休假并文武職官軍員將校遇祁寒盛暑
及大雪雨當議放朝者寬大之詔濬發於穆清渙汗之
恩旁流於溥率實太平之盛事振史冊之休光臣某等
中謝竊以飲食之會所以合歡休沐之文存乎著令在
昔禁網踈濶稱炎漢之愛民儀制申明自開元之垂法

而猶聚宴有罰乃至於賜酺霑服必朝止延於傳點恭
惟尊號皇帝陛下凝神玄扈觀象璇樞契千載之昌會
立一王之憲度導德齊禮臨下以寬簡之風利用厚生
驅民於仁壽之域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
九叙惟歌尚側身而思道一言之善必虛已以疇咨寅
畏天明勤勞夕惕故得昊穹眷命蕃錫嘉生異俗懷柔
輸誠景附邊塵息警一尉候以無虞農畝有秋萬倉箱
而流詠玄化神行而獨運蒸民日用而不知而陛下嘉

朝野之歡娛因閭閻之富庶愷樂之惠思及於羣黎鞅
掌之繁俯矜於百執一笑相樂念坐曹之或非零雨其
滂亦假蓋之不易特頒明詔式霈鴻慈俾宴衍及於公
私而假告遵乎令式辨色謁帝更衣裳顛倒之譏洗沐
在家絕簿領沉迷之歎固將恩德淪於骨髓歌頌播在
管絃事國無憔悴之人卒歲有優游之適一日之澤更
陋於前編中衢之謠豈逮於玄造臣等幸居著位獲奉
德音抃蹈抒誠實異倫品

奏舉韓永錫狀

自後出知處州

臣忝分朝寄獲總郡符官吏之間合知其能否闕庭之遠敢避於薦論臣伏見前監本州縉雲縣茶鹽酒稅三班借職韓永錫早以明經曾干場屋晚不擇祿遂齒班行一自監臨六遷寒燠檢身奉上挺夙夜匪懈之誠守道安貧勵風雨弗渝之操士流推慕名跡藹然臣詢於羣倫備知行實筦樞之任不足盡才州縣之間可使從政儻預字人之選必成循吏之名臣竊觀淳化四年選

進士諸科舉人充班行曾降宣命如兩任六考無遺闕
許與文資安排永錫考秩之間與詔書而未應臨泣之
際實官業之甚優伏望聖慈特與文資昇獎徇私黷貨
保其不為苟罹此憊臣甘當連坐之典云云

論龍泉縣三處酒坊乞減額狀

臣獲領郡符合求民瘼苟自圖於緘默是上負於憂勤
儻有救於瘡痍亦無辭於鼎鑊臣竊見龍泉縣松瞿小
梅松源三處酒坊一年共赴辦額錢一千九貫八百一

十九文足並是勾當人自備麴米本柄醞造沽賣收趣
上件淨利錢數納官自來州司枷項差勒人員軍將須
管甘認勾當並皆破賣家業及身命償官并均攤干繫
人填納臣自到任所深訪其由蓋是往年王師討伐江
南龍泉乃其境上錢俦多調發卒士防遏邊陲此時權
酷甚獲其利縣民張延熙貪婪無識遂入狀添起虛額
買撲勾當自江南平定錢俦進納土疆書軌既同幅員
無外所遣丁卒皆已罷歸遂致酷賣不行課利虧失元

買撲戶並盡底破賣家產填納不足只有身命償官州
司又不敢陷失舊額須至差勒平民以至籍入家財通
納身命蠹傷和氣流患生民百姓亦嘗詣闕披陳詔下
三司相度雖行刺問尋便供申所司惟聚斂是圖陸沉
無報瘡痍益甚冤痛彌深又况龍泉縣連接七閩彌亘
千里山川險絕閭舍稀疎所是三處酒坊並皆越在草
莽數間小屋僅庇風霜雖有權酷之名全無醞釀之具
蓋是勾當人相承敗闕興創不成須至破賣田園遭離

刑辟見今勾當人並係徵欠司枷項徵督每三數日一度就科蓋省司之益峻課程官吏之懼於書罰縱加決責何以徵填擠溝壑而可期扣閭闔而無路臣備見此事深究其由自以受兩朝之聖知忝百城之憂寄有所聞見豈敢緘藏雖獲罪以猶言庶期死而得請伏望皇帝陛下念遠民之塗炭採微臣之芻蕘更詢相府之謨勿令計司之關決儻謂狂瞽之有實所侵功利以非多舊額之中減其太半人乃受賜天實聽卑苟事下於

有司必謹守於舊制王澤既壅民病愈滋雖龔黃臨之亦不能為理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始盡放天下逋欠寰海之內歌舞太平雖甚盛德無以加此又自守郡之後寅奉詔書莫不以優卹為先未嘗以課利為急百姓既足長府自然有餘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臣忝預諫列獲佩郡符早受特達之知敢辭進越之罪祈天俟命伏切愚衷干犯宸嚴無任戰汗兢惶激切之至

二年五月二十

日發九月二十三日勅差命
官專監取一年收到錢為額

奏雨狀

右臣本州自去年已來秋稼薄熟時物雖至騰踊人戶
免於流離爰自今春雨水調適粟麥倍稔蠶績頗登餽
糧漸充菜色稍減然以山越之俗陸種甚微所仰者水
田所食者秔稻矧又地勢斗絕塗潦不停仍歲亢陽泉
源罄竭儻旬浹不雨即溝瀆揚塵稻畦焦枯善苗立死
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伏自夏至後來絕
少時雨烈日流爍炎風敎興高仰之田殆至枯槁卑濕

之地如沸如羹比戶嗷嗷大命近止臣遂率軍州僚吏
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大川近郭之玄宮梵刹廟貌之
列祀典者罔不徧走湫潭之庇水族者亦用致祠造龍
於壇聿遵古法徙市於野克體前經而雲漢昭回蘊隆
彌甚尋於前月十六日相次降雨不及寸餘清塵有餘
沃焦無益臣夙夜憂慄罔敢遑寧編列之民殆於殞穫
比至今月將半旱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不禱精誠備
盡靈貺蔑然臣忽記憶往年在院供職日適值歲旱學

士承旨宋白為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嘗薄遊關輔寓居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輩詣寺祈禱僧有善胡法者捕蜥蜴十數枚置一瓮中漬之以水蒙之以雜樹葉取童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衣散灑且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今霧沍汝今歸去如是者無晝夜嬰繞而言明日大雨遠近告足臣潛疏於牘背至是檢閱得焉即以十二月初旭與知麗水縣事殿中丞甄旦詣城北集福院如其法請禱

少頃臣與甄旦出自北門各遵歸路忽有微雲自東北
起良久彌漫至午未間暴雨及寸餘由是陰結未解至
十三日大雨連晝夜約及三四尺溪谷漲滿溝塍流溢
禾黍之槁然者芄芄而發秀草樹之瘁然者欣欣而向
榮村民荷臺笠而謳耕夫奮襍襖而舞萬室之安堵如
故百姓之邪心不生民之幸也陛下之賜也臣忝備守
土獲遇有年慶抃之誠萬萬常品臣又念鳴吠之伎前
哲不違芻蕘之言上聖斯採所陳祈請之術親獲感應

之徵理近怪神事不經見頗為猥鄙有黷高明蓋小道之可觀表事君之無隱昔東方朔有言曰謂之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雄亦云執蝮蜥而嘲龜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高麗汎海忽陰暄舟人譁言龍見洎亟起視之見垂尾於雲間正如蝮蜥之狀良久雨大作即知蜥蜴者亦龍之類也臣既獲嘉應敢不上言干冒宸嚴伏增戰越云云

奏乞改白龍縣依舊為松陽縣狀

右臣本州白龍縣按輿地志後漢獻帝建炎八年初置
號松陽縣隋開皇中建為松州唐武德五年昇為總管
府六年改惣管府為都督府八年廢府復為縣至梁開
平四年錢鏐與楊行密相持鏐惡聞楊字遂改松陽為
長松縣至晉天福四年歲旱偽署縣令陳時祈禱得雨
鄉民訛言縣西南百仞山太婆廟上白龍見聞於錢鏐
之子元瓘元瓘又改為白龍瑞現夫人廟僭偽之跡訛

俗相承幸屬聖朝合復古制伏乞特降勅命依舊為松陽縣仍望別鑄牌印頒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六月二十五日

發八月二十三
日勅改松陽縣

進奉南郊禮物狀

進奉賀南郊大禮絹一千疋右伏以袞冕祀天百神述職玉帛助祭萬國駿奔合陳任土之宜式備充庭之實前件絹實惟方物出自地征敢致貢於有司庶獲歸於長府豈足稱於厥篚蓋用表於獻芹干犯宸嚴伏增戰

汗謹差攝司馬應霸押領上進

奏乞依淳化二年七月勅命施行狀

右據本州州院司理院勘到龍泉縣百姓吳實遂昌縣
百姓葉清各是開寶九年已前吳越國王錢俶任內婚
娶小妻准律文雖會赦並合離異者臣竊見淳化二年
七月四日勅文諸軍州應有百姓及諸色人偽命日已
前曾娶次妻者並以免罪或有論訟官不為理又准新
降刪定編勅即無此上件勅條竊以遐遠之民各承僭

偽之化不被聲教罔識憲章先朝深究下情濬發明命
憐其或有子息多已長成一旦仳離無所歸往恐傷和
氣俾至困窮遂降德音悉令如故奉行已久恩貸實隆
無賴之徒獄訟稍息舊染之俗反側自安今來刪定勅
條無此一件蓋從簡易有所削除然恩施於前法變於
後昔被寬大之詔伉儷如初今由律令之文告訐茲始
率皆垂白多或抱孫須至分攜有足哀憫伏望特降勅
命許依淳化二年七月內條貫施行所冀惻隱之仁克

符於先旨畫一之法永守於國章山越之民實受其賜
無任僭越兢惶之至

武夷新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一

集部

武夷新集卷十六

宋 楊億 撰

表狀五 二十首

進奉承天節禮物表

進奉賀承天節絹一千疋右伏以六龍出震適逢華渚之祥萬國奉琛競奏塗山之會祝後天而斯切陳任土以攸同前件絹鮫杼非工繭絲之麗什一之取蓋出於地征旅百之餘願充於庭實表封人之善頌同野老之

薦誠干犯宸嚴伏增隕越謹差教練使陳昭簡押領上
進

論郊禋加勲制書錯誤狀

不曾進

右臣近者蒙恩加勲已奉表稱謝訖臣伏讀制命竊佩
訓詞以臣有奉冊從祀之勞予以用舍爵策勲之典退
自循省罔敢違寧蓋以臣出領使符遠違文陛職當奉
引既阻屬車之塵位列常叅莫厠大夫之後籍雖連於
近署禮不覩於嚴禋猥窺明詔之文實越下臣之分然

以恩覃具位慶洽普天或叅表著之餘曾微內外之隔
如臣者既官常之未改荷寵澤以無辭至敦獎之所云
實競凌而非據蓋慮司言之任罔遵書命之方或恐詔
旨稽留苟圖簡易或因除目填委不暇甄明致渙汗之
已行類朱紫之無別竊以四禁之設妄誤為尤八柄所
施僭濫非可故王者之出令示人不欺有司之守官失
職乃死雖小事而必慎恐大體之或虧治本是資政典
攸繫臣嘗披載籍幸寘周行括囊不言懼罹出位之罰

扣閣有請實懷犯上之憂然乃朝廷之紀綱固非下臣之擬議輒茲披露誠屬僭踰伏乞聖慈覆驗臣所受告身制詞即知臣所陳非謬臣無任云云

大駕還京進奉狀

進奉賀大駕還京絹五百疋右伏以六羸宵遯萬乘天旋數軍實於明庭獻夷俘於清廟乾坤開泰朝野歡娛鳥獸率舞於兩階玉帛駿奔於萬國臣任當求瘼慶屬回鑾歡呼不及於周行職貢合歸於長府前件絹冰紈

非妙繭稅所輸幸因振愷之辰輒効充庭之獻菲薄之
至隕越無從臣無任兢惶激切之極謹差子城使朱繼
隆押領上進

奏舉李翔狀

右臣忝分朝寄獲領郡符總官屬以頗多在吏能而畢
見合伸論薦敢避僭踰臣竊見前知本州青田縣事李
翔元是御前試中進士植性耿介臨事強明不染脂膏
自甘藜藿當州龍泉縣山深地險俗薄民頑歲有逋租

獄多滯訟號為難治非止一朝翔權知一考有餘庶事
辦集刑清訟息吏不敢欺又權本州判官推官兩廳公
事僅及半年甚彰才幹勤恪匪懈潔白無私求之輩流
不可多得伏望聖慈擢授京官別加任使儻犯贓罪臣
甘當連坐之文

代樞密陳諫議乞停妻封邑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進封臣妻寧陵縣君宋氏京兆郡夫
人者不材之質方玷於樞衡非次之恩更霑於閨壺省

循之際啓處靡遑然臣竊有懇誠須至披露冀九重之
垂聽實萬死之難逃伏念臣堂有慈親年當暮齒擇鄰
斷織徒承訓勗之恩扇枕調甘莫効劬勞之報幸遇升
平之運獲叅宥密之班况復私門最為殊事庭闈之上
俱臨鶴髮之年晨夕之間更遂萊衣之樂如臣榮幸莫
絕比倫矧又臣父擢自曹郎便升卿寺臣母召於宮掖
得對天顏軒墀之上既頒命婦之服伉儷之際又䟽大
郡之封恩渥便蕃榮懼交積然而絲綸之寵雖荷於涵

濡芒刺之懷未安於反仄蓋以臣妻忽膺於異數臣母有礙於常文妻忝夫人之稱母仍縣君之號事舅姑於私室情所不遑奉朝謁於公宮禮或非便於臣之分豈敢自安在經制以詢求固有司之宜執蓋以五代俯及皇朝凡預近司少逢具慶遂致叙封之典別無畫一之規婦姑之分既踰臣子之心彌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曲迴玄造俯察丹誠寢茲加等之封俾遂承顏之懇豈惟微臣事親盡禮在孝道以獲伸實亦聖朝垂世作程

著典章而茲始云云

考制策畢學士院賜宴謝狀

右伏蒙聖慈以臣等考制策畢特降中使就學士院賜
酒食管領者臨軒策試方舉於舊章前席咨詢屢承於
睿顧信宿纔終於考校雲天忽被於沾濡特就禁林俾
開盛宴輟大庖而供擬為近署之光華挹中衢之樽徒
知克量享大官之膳彌媿素飡仰荷天慈臣等無任云
云

中書謝社日賜御筵狀

伏以歲及有秋節當命社潔粢盛而報本式舉禮經錫宴樂以推恩載符易象荷便蕃之睿渥實光寵於近司此蓋皇帝陛下道契授時仁彰逮下倉箱流詠克逢栖畝之祥穀核具陳遽有加籩之賜俾為高會以樂佳辰傳舊俗於南京霈鴻私於北闕挹堯樽而知幸倒載寧辭調伊鼎以無功素飡是懼云云

閣下進和聖製社日詩狀

右臣等近蒙聖慈賜臣等御製社日七言四韻詩一首
令依韻和者九秋方半爰逢命社之辰三象式瞻遽捧
橫汾之作思極天人之際調均律呂之和仰之彌高固
莫窺於玄遠和者益寡徒強叩於虛無臣等俱以短才
謬塵慈掖紫泥封詔曾無潤色之能栢殿裁詩幸預唱
酬之末雖共呈於濫吹實有黷於皇明其次韻詩謹隨
狀上進干冒宸嚴云云

代門下李相公承天節設齋奏狀

右臣伏以候管飛灰適遇一陽之節祥虹流渚爰逢載
誕之辰凡居率土之濱同祝後天之算況臣本惟庸瑣
獲遇承平荷天地之深仁竊公台之顯位但負妨賢之
媿曾微補職之勞受恩寢深報德無所幸屬繞樞之慶
彌堅傾藿之心奉陶唐之文思誠慙將順獻華封之富
壽徒切勤拳竊惟震且之區素重竺乾之典能植有為
之福用成無上之緣臣是敢專就精藍式修淨供命苾
芻之開士誦貝葉之真文作鐘梵於六時設香燈之四

事遵金仙之教克崇衆善之因當里社之祥庶祝無疆之壽雖盡傾度之懇庶酬覆露之私云云

議靈州事宜狀

右臣今月十六日中使至奉御劄子朕常覽古書備詳邊事得其人則舉無遺策失其事則謀之不臧朕三復斯文終朝在念未嘗不察言觀行捨短從長希戮力於邦家冀太康於宇縣其如妖氛不息邊塞未寧北狄雖具於隄防西鄙尚多於艱阻靈武是中原巨屏平夏乃

近域小蕃久興蛇豕之心常作疆場之患阻絕道路侵犯軍城狂妖轉恣於無厭大郡翻成於孤壘縱之則終成暴亂討之則慮困生靈兩途宜在於咨詢百中須從於籌略卿職當綸綍位列清華披經史之遺文大資智略觀古今之盛事必蘊機謀黠虜用何策以翦除靈州以何方而廢置棄之則有何利害存之則有何便宜專聽必當之謀無恠酌中之論分明擘畫密具奏聞用符果決之誠以副蕩滌之望者竊以詢于芻蕘前王之盛

德謀及卿士載籍之格言蓋所以竭盡下情詳求中道
使舉無失策動必有成斯聖皇慎重之至也然而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謀之欲多斷之在獨伏惟皇帝陛下清
閒之宴親紆睿覽言可用者行之不疑臣某幸甚幸甚
臣嘗讀舊史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敞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
策以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深
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

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議論
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
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
非便有自來矣且其地非禹貢九州之內非周官職方
所領在要荒之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
却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
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即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
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

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饟饋無虞猶足以
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扞蔽自胡雛作梗邊邑屢驚
雜虜為其脅從兇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
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贏糧之役必興
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
無關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
及王榮之敗資糧屛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
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價復於積石之孤

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
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
靈武危堞歸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
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賊遷橫行沙漠俶
擾墮陸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候
望而得知縱或憑凌但繕完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
騎敢與虜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散中
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為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

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
餉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二十鍾而致一石歐
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
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
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即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
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
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
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

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阿今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畧徇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拊

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萬民之飢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為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當羌夷寧謐靡有寇孽可以存而勿論及勞師費財無益保鄣固宜廢而不奉何足以傷威重而貽羞辱哉必以失地為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

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於種類必來寇以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它議者又以其土地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強況戎人但以攻剽為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

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
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
國用為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
然自清遠淪陷斥候不通孤城之人如釜中之魚躍點
虜之勢若崑山之火炎朝廷必欲棄之須牙璋徵兵靈
旗直指約齎深入執爰前驅鼓行賊中傳于城下然後
合其將卒遷其人民隲城復隍塞井夷竈乃為棄也臣
伏料國家物力尚屈未暇此行雖曰棄之亦空言耳今

一城生齒正在焚溺之中咸必死以是憂思自脫而無路若陛下慎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之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國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既振賊勢自分即靈州東遷之民不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刦易為枝梧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於饑虎之蹊府藏之實填

於廬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
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
力不竭士氣益揚何敵不摧何我不克恭惟陛下欲康
宇縣慮困生靈求必當之謀思酌中之論臣以靈州之
廢置計無出於此望陛下採之而已陛下又憤茲黠虜
思欲翦除臣以為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
臣竊料賊遷昨盱邊塞之外倔強沙漠之中脅制諸羌
嘯聚不逞無耕農之業無蠶織之工為鼠竊之謀以資

衣食聚爲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
驅迫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
饋運絕其覬望何所窺圖此困賊遷之一也平夏之西
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餽糧今條禁甚嚴法網
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攜離此困賊遷之二也嚴勅疆吏
謹奉國經辯其非常禁其闌出使竹頭木屑不遂其求
狗盜雞鳴無施其巧游魂空磧坐抵困窮此困賊遷之
三也然須精選銳師分守邊地慎擇名將授之廟謀訓

練驍雄隄防侵軼險其走集明其偵候苟鷗張而豕突
必烽舉以燧燔併力翦除分路驅逐如秦人之鹿犄角
以攻譬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最爾兇醜坐致滅亡臣竊
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
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閭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
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羌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
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陛下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
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

付之除廩祿之外賜與一大縣租賦恣其搞設令開幕
府辟召髦俊為之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
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城擾
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
奮即徵發內屬討虜生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
利於降附蓋迫允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
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首豪懸爵秩以寵降附明
立賞格厚答戰功即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

事去運乖煢煢獨夫誰與為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
與大邦為讎哉陛下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為
此虜方黥其財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
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臣
之策極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
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禽朝廷可以高
枕無事矣臣從事儒學豈知軍旅耳剗目久心知其然
輒罄謏聞仰祇清問談不稽古詞非據經進思盡忠蓋

事君之無隱謀或可用豈以人而廢言乎冒宸嚴臣無任云云

代門下李相公謝冬至日就第賜宴狀

右臣今月三十日中使至奉宣進旨就臣私第賜御筵者太史書雲方及履長之慶大庖推食俄承錫宴之恩仰允澤之所霑顧衡門而有耀此蓋皇帝陛下德綏率土道契先天南畝秋成俯遂有年之望北胡宵遁將臻下武之期屬四鄙之無虞且一陽之始兆黃鍾中律方

臨亞歲之辰玉笋推恩爰霈自天之澤類當衢之堯酒
同小會於漢儀蝸牛之廬頓增於氣馱鼯鼠之腹徒極
於滿盈云云

代僕射呂相公寒食日謝賜御筵狀

右臣今月某日中使至奉宣聖旨就臣私第賜御筵者
俯及中春爰逢嘉節司烜禁火聿舉於舊章太原移書
式傳於遺俗以令文而休澣方私室以宴安敢期明主
之推恩特許近臣而樂飲錫衢樽之九醞分玉食之八

珍聳榮觀於里閭浹歡心於簪組羽觴無算徒極於醺
酣天威不遠彌增於殞越內省庸虛之質曷酬慈惠之
仁云云

又謝賜詩狀

右臣等今日中使至伏蒙聖慈賜臣等寒食詩者堯厨
輟膳方推式宴之恩周雅陳詩忽覩變風之作見橫汾
之絕唱契在藻之歡心伏惟皇帝陛下感品物之載陽
乘穆清之多暇爰紆睿思是發永歌扣寂寞以求音均

和六律麗昭回而垂象貢彩三辰皆四始之微言俾萬物而成觀臣等幸塵台席獲捧宸章莫能側管以窺天徒覺聞韶而忘味仰荷君親之賜曷酬覆載之仁云云
考試貢舉人畢謝賜宴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以臣等考試貢舉人畢就學士院賜酒食者諸侯貢士式副於旁求萬乘臨軒載加於慎選幸備掄材之數愧無刈楚之能瞻咫尺之天顏徒增隕越仰躬親於日昃莫奉疇咨漢庭已覩於決科周室允

稱於多士但慶文明之盛誠慙品藻之工敢期特就深
嚴俯頒宴勞分萐莆之盛饌美極八珍霑玉掌之醇醪
醉期千日唯負屬厭之媿曷酬慈惠之仁云云

代宰相謝賜新印三國志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賜臣等印本三國志各一部者鼎國
三分備存於事跡麟臺四部具列於籤題初成鏤版之
功遽荷賜書之寵此蓋皇帝陛下先天合德乙夜留神
小大必示於躬親今古咸歸於指掌以為方策所紀皆

可以勸懲魚魯相傳漸多於謠諑俾盡校讎之妙載加刊刻之工雕鏤纔畢於有司頒賚首沾於近列仰認好文之旨俯循懣學之姿竊位公台已共慙於尸祿服膺載籍庶或免於面牆曲承覆燾之仁永佩君親之賜云云

代諸同官陳乞狀

右臣等謬塵霖雨掖獲掌命書莫有補於休明但共慙於尸素所宜循默豈合祈求顧臣子無隱之誠仰穹昊蓋

高之聽退循僭易靡敢違寧伏念臣等本自諸生濫干寸祿偶策名於昭代尋竊吹於清途束帶垂紳獲廁大夫之後簪筆持橐預修太史之書蓬丘一祇於職名堂厯屢更於歲序入芝蘭之室頗襲芬馨掌綸綍之言誤膺採擢自草紫泥之詔遂違羣玉之峰官局既殊風流莫接英髦咸集不獲田蘇而與遊紺素實繁皆是黃香之未見深慕多聞之益敢忘強學之心伏望皇帝陛下察以懇誠寬其罪戾念臣等兩朝大典獲奉成書五人

同僚獨無兼職許於館殿俾預刊修庶遊翰墨之林更
勵鉛黃之業披文金匱諒或至於絕編加俸水衡實有
資於懸磬干犯疏戾伏俟允俞云云

次對奏狀

右臣位列朝行次當轉對輒傾鄙見上瀆宸聰退省狂
愚伏增恐懼臣竊以朝廷之所貴者唯班爵是先君人
之所重者唯名器為急是以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樽俎
之間不相踰越思不出位君子稱其守官必也正名先

王以之經國恭惟國家克遵舊制並建羣司公卿大夫
表著咸設臺省監寺曹局畢陳然而徒有其名不舉其
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資政典攸出條目
皆具可舉而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擬秋曹詳覆自餘
租庸筦擁由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而校定職
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承轄之名
空設而無違可糾端揆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周之六
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素有於掌執臺閣咸著於規程

昭然軌儀布在方策昔者漢行故事宣帝以之中興魯
為長府閔子譏其改作臣以為國家慮命擬之未允故
置審官之司憂議讞之或濫故設審刑之署恐命令之
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之不舉不在於
琴瑟之更張若辯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之司可廢
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
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四司
各揚其職寺監臺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制度振百司

之遺墜在我而已夫豈為難如此則朝廷益尊堂陛益峻典故益舉品流益清端拱而天下治者由茲道也臣又以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益繁施及有唐典策咸在自三公之極貴九品之至微著於令文皆有員數傳云官不必備唯其人蓋闕之斯可矣若乃員外加置任非其才故竈下羊頭形於嘲諑斗量車載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臣竊覩班簿員外郎及二伯餘人郎中亦及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中

舍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預常叅皆署引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之序遷臣竊以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以為上應列宿以至更直建禮伏奏明光含香握蘭雍容侍從又嘗讀唐朝故事益知省郎之貴三院御史歲滿願遷者多扞項以望省署因而名橋或次補綸闈或便除給諫出刺大郡猶謂左遷今乃百十為羣殆非為官擇人之旨臣欲乞按唐制應九品已上官並定員數臣又念昔者秦之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部命

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國家多命省署之職出為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為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為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制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際率如舊章與常叅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者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一

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
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以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
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
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
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
業自舉臣又覩唐制内外官俸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
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
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

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俸錢並減其半自
餘別給一切權停今羣官於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於
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鬻於市鄺十纔得
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西漢張敞蕭
望之上言以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念
吏俸不足者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為廉其勢不
能於是宣帝下詔云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
百姓難矣遂加吏俸著於策書臣竊見今之結髮登朝

陳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
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
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
甚可駭也豈聖朝稽古之意哉臣欲乞今後百官俸祿
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
員理當減於舊費冗食悉罷周行自清臣又念唐虞之
制也凡預品官各設資考課其殿最歸於有司或歷階
以升或越次而補國朝多以郊祀覃恩因而稍遷考工

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濁無辨陛下深鑒其弊姑務惟
新昨有事於禋燔但徧加於階爵雖矯前失未振舊規
臣欲乞依舊內外官各立考限復令考功修舉其職每
歲置使校考以表盡公資秩改遷賞罰懲勸一遵典故
以振滯淹臣又念昔者成周之制也公侯子男皆列土
以建國大夫卿士並受田而無征西漢已來用秦武功
之爵唯列侯啓封或踰萬戶至關內侯或有食邑不過
數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但食邑者率為虛設言實

封者歲入有差迨及聖朝並無所給至於除拜之際猶
名數未移空有食采之稱真同畫餅之妄臣欲乞依元
和中所定實封條貫支給削去虛邑但行實食以寵勲
臣臣又念國家每屬嚴禋即覃大慶叙封追贈罔限彝
章乃至太醫之微司歷之賤率荷蓼蕭之澤亦疏石窀
之封恩雖出於殊常事不循於經制臣又以勲散之設
名品實繁律文以勲官為二官已經刪定故事加散官
至五品必以上間今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

是虛名臣欲乞自今以後常叅官勲散俱至五品者許封贈官階勲俱至三品者許立戟每遇慶澤令有司准式施行既禮秩之昭彰固名品之分別臣又以五等之爵施之于今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葦茅建社固不可以遽行翼子貽孫亦足徵於舊典臣欲乞内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侯者許廕孫別封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並令有司考求前制所冀國朝無虛授之寵臣下知延賞之恩臣又以今之加功臣

之稱始於唐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為萬世之通規近代已來將相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非經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度者昔講求典禮晉國以清考覈名實漢朝稱治當至化誕敷之際是舊章咸秩之時跂見太平正在今日臣學術素淺文理未明輒述狂言以塞明詔隕越于下啓處不遑干冒天聰臣無任省循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代宰相賀商州進嘉禾狀

右臣等今日中使至中書伏蒙聖慈宣示商州奏據上
洛等五縣耆壽戶長泉延義等狀稱今年秋夏按稼豐
熟異於常年於田中摘得穀十二莖各長一尺五寸至
一尺二寸及一莖兩穗三穗者本州差人齎赴闕者以
食為天實生民之大本所實惟穀乃載籍之格言苟非
明德升聞靈心昭合即何以四時大順百物嘉生聿呈
棲畝之祥式慰有年之望恭惟皇帝陛下凝神玄扈躋

俗華胥恤民隱以載周侯農祥而靡忒以為春秋所重
最在於麥禾富庶之源莫先於稼穡明發不寐對越惟
寅下寬大之詔書召和平於時令故得五風十雨蔑聞
憊伏之災千倉萬箱允洽豐穰之詠商洛素為於壻土
閭閻獲覩於秋成仍示祥符用彰玄錫東臯效祉既昭
報於憂勤南史當宮但虔書於盛美臣等叨居近侍幸
覲丕休懽抃之誠倍萬常品

代僕射呂相公冬至謝就第賜宴狀

右臣今日中使某至奉宣進旨就臣私第賜御筵者玉帛饌燔已告成於吉土飲食宴樂俄垂象於書雲王人供帳於私門長者迴車於陋巷綺筵載設革戶生光此蓋皇帝陛下屬朝野之歡娛推君親之慈惠奉祠漢時嘉百執之惟寅書瑞魯臺慶一陽之資始特頒勞酒爰在敝廬穀核具陳金絲迭奏享大庖之饌徒媿屬厭仰當陽之威不踰咫尺感德共期於醉飽報恩益誓於康捐

閣下謝賜御製南郊詩狀

右臣等今日中使至伏蒙聖慈賜臣等南郊禮畢五言
六韻詩一首依韻和來者上帝眷懷方陳於燔燎聖人
有作爰載於聲詩俯示顙蒙俾祛聾瞶幸覲昭回之采
得聞正始之音不覺味忘幾乎手舞恭惟皇帝陛下恭
承正統寅奉舊章卜郊兆以就陽神祇昭格奉玉帛而
來祭華夏駿奔爰掃地以貴誠乃備物而報本鑾輿出
次雨足灑途冕服升壇天光燭野動必訢合先而不違

實三靈之交歡諒百福以申錫而陛下允膺玄貺濬發
雅言曲示近臣咸令屬和況大君之發詠豈下士以能
窺雖効冥搜終成濫吹朱絃解慍已覩於變風良玉匿
瑕式希於藏拙免陳鄙陋有黷高明臣等無任云云

武夷新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五第二頁前六行舉三五治襲之典原
本治訛治今改

第四頁前三行用錫於蕃祉原本用錫二字缺據
別本補

第十三頁前七行當漢宣責實之際原本責訛貴
據漢書改

第二十五頁後四行蒙之以雜樹葉原本葉訛桑
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唐武德五年昇為總管府原本德訛帝據唐書改

第二十七頁前五行梁開平四年原本平訛車據五代史改

卷十六第八頁前八行武帝以雄俊自任原本俊訛侈據宋文鑑改

第八頁後六行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原本昌訛果據晉書載記改

第九頁後一行別築清遠之一城原本築誤菜

據宋文鑑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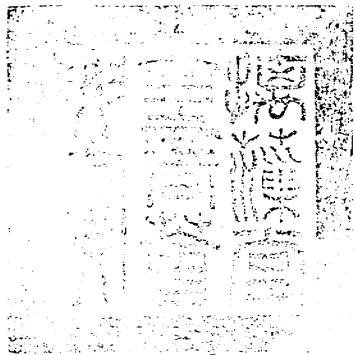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一行償以十倍之直原本償訛儻據

宋文鑑改

第十頁後三行將漏山阿原本阿訛河據宋文

鑑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膳錄監生臣陸恩綬